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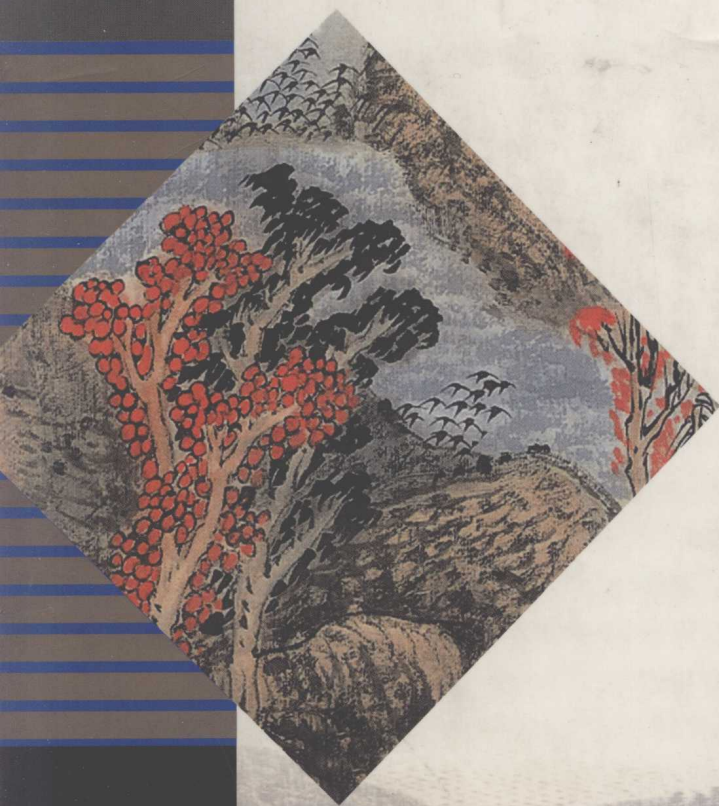
文

与画

本社
编

古文二百篇

和牛



上海辞书出版社



I262
6

p

文与画

本社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古文二百篇

和牛



绘 画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声	王有政	王庆明
王国斌	王柏岁	王轶琼
王梦湖	王野翔	王跃年
王 赞	车鹏飞	毛国伦
卢星堂	丘 挺	白崇然
成 立	师舜通	朱新昌
朱新龙	乔 木	华 拓
庄寿红	刘二刚	刘天炜
刘旦宅	刘红沛	江 宏
池沙鸿	汤知辛	阮礼荣
孙 永	杜觉民	杨正新
杨善深	李子侯	李春海
李 觉	李 峻	吴大成
吴山明	吴玉梅	吴 声
邱陶峰	何加林	沈向然
宋文治	宋玉麀	张之玄
张立柱	张伟平	张谷旻
张明堂	张振学	张培成
张强辛	陆一飞	陈谷长
陈应华	陈福兴	苗重安
林中鉴	林曦明	卓鹤君
金婷婷	周阳高	周志龙
郑绍敏	郎承文	赵志田
赵益超	赵 豫	贺友直
贺 成	秦国良	钱行健
徐子雄	徐 宁	徐君陶
徐 善	郭全忠	唐 云
唐逸览	黄全昌	曹文驰
崔振宽	盖茂森	尉晓榕
韩天衡	程宝泓	程振国
傅以新	傅家宝	蔡天雄
戴明德	戴顺智	戴敦邦
魏紫熙	魏 镇	
倪嘉德		

摄 影 撰 文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远	刘学锴	羊春秋
杨 明	杨海明	张 巍
陈 言	周啸天	庞 坚
胡 同	潘啸龙	
姜 明	周艳梅	王红斌
郑雪莉	王 芾	陈万章
吉明周		

整体设计
版面设计
责任编辑



出



版

本书是中国古代文学名篇与当代名家国画系列四种之一，另三种是《诗与画·唐诗三百首》、《词与画·唐宋词三百首》和《曲与画·元曲三百首》。

古文是中国文学的大宗，相对于现代白话散文而言，包括历代骈散各体文章。其名篇代表作，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历来脍炙人口。古文的总集与选本，自汉魏以降，代有纂辑行世。这次我们推出的《文与画·古文二百篇》，着眼于该书的鉴赏与收藏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学与绘画的互补功能，追求图文并茂、装帧高雅华美的特色。为此，本社以中华书局1958年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及《四部丛刊》所收各家别集为底本，酌参他本，选录各体文章225篇，力求反映古文的发展概貌。特邀请全国当代知名画家为每篇古文绘制精美国画，使文情画意交相辉映；同时配以古典文学专家撰写的隽永精到的赏析短文，从而使历代古文精华焕发出璀璨的新时代光彩。

说

明

文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4



文学是语言艺术、时间艺术；绘画是造型艺术、空间艺术。这两种艺术的通感，一般只能建立在意象相同即物我交感时对象提供的感受的一致上。例如读到一幅草木零落的秋景图，不禁要想起宋玉《九辩》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有时也因人因事触发而使文与画沟通，如读文同的《墨竹图》而想起苏轼纪念他的文句“故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如此等等。

然而，在中国文与画的传统中，两者却有别样沟通的因缘。中国画的大宗和主流是文人画，晋唐以降，顾恺之、王维等大批文学家也是画坛巨匠，或为开派人，或为一时巨擘；宋明至今，此风不绝，画家兼通文事者比比，无庸详举。读画人的欣赏习惯，也轻视“匠气”，遂使不是文学家的画师，也向文人画看齐。既然画家与文学家每一身二任，宣泄于文学作品中的主体思想和感情，自然和宣泄于画幅中的思维和感情相通，文心与画意仿佛其人，这也是自然之理。这就使中国文学与中国绘画格外有沟通的因缘。中国的画家还特别喜欢从优秀的古文作品中觅取题材，或取其整体，或取其形象的局部，乃至一词一句，加以发挥，这种情况也是人所共知的。传世名画中，以《洛神赋》、《兰亭序》、《桃花源记》、《赤壁赋》等名文为画题者络绎不绝，更使文与画交相辉映，各竭其妙。至于小说人物之摹为绣像，文学故事之演为画材，则更为普遍。小说人物绣像几乎可见于各种流传广泛的小说文本，文学故事画则可于近世的连环画中屡



序

见，成为大众化的文画结合体。

文与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艺术表现方法上两者的用武之地各有长短。有画面上所不能尽而文笔得以委曲表达的情况，也有文笔所不能显豁而画面上能生动描摹的情况，更有两者互济互补、相得益彰的情况。本书就是文与画互补互济的一个尝试。

本书选收古文二百余篇，上起先秦，下迄近代，都是传世名文，经历代各种选本反复传布，久经考验而富有生命力；邀请上海、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及香港等地著名画家分别精心绘制成画，使历代名文都取得视觉形象的表述，便于读者赏文采而明画艺，观画艺而益明文情。历代画家取古文名作为题材者固然不少，但总体视之仍零星枝节，不成统系；现在将历代名篇有系统地汇集成册，并系统地配以绘画，在两门艺术上都是创举，相信比单独赏读名作和单独观赏绘画更能强化读者的美感体验，使历代讽咏不绝的名文更增其光辉。

何满子

1998年2月，上海



文

目



录

曹刿论战	《左传》 (1)
苏秦以连横说秦	《战国策》 (2)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 (4)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6)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 (7)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论语》 (8)
逍遥游	《庄子》 (10)
秋水	《庄子》 (12)
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孟子》 (14)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 (15)
扁鹊见蔡桓公	《韩非子》 (16)
卜居	屈原 (17)
渔父	屈原 (18)
风赋	宋 玉 (19)
高唐赋	宋 玉 (20)
神女赋	宋 玉 (22)
登徒子好色赋	宋 玉 (23)
过秦论(上)	贾 谊 (24)
鹏鸟赋	贾 谊 (26)
七发	枚 乘 (27)
招隐士	淮南小山 (30)
长门赋并序	司马相如 (31)
鸿门宴	司马迁 (32)
霸王别姬	司马迁 (34)
完璧归赵	司马迁 (36)
洞箫赋	王 褒 (38)
逐贫赋	扬 雄 (40)
归田赋	张 衡 (41)
苏武牧羊	班 固 (42)
述行赋并序	蔡 邕 (44)
鹦鹉赋并序	祢 衡 (46)
登楼赋	王 粲 (48)
前出师表	诸葛亮 (49)
后出师表	诸葛亮 (50)
洛神赋	曹 植 (51)
陈情表	李 密 (54)
思旧赋并序	向 秀 (56)
酒德颂	刘 伶 (57)

隆中对	陈寿	(58)
剑阁铭	张载	(59)
闲居赋	潘岳	(60)
秋兴赋并序	潘岳	(62)
离思赋	左芬	(63)
海赋	木华	(64)
游天台山赋并序	孙绰	(66)
《兰亭集》序	王羲之	(68)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69)
桃花源记	陶渊明	(70)
归去来兮辞并序	陶渊明	(72)
祭屈原文	颜延之	(74)
雪赋	谢惠连	(75)
严光传	范曄	(76)
床头捉刀人	刘义庆	(77)
雪夜访戴	刘义庆	(78)
芜城赋	鲍照	(79)
登大雷岸与妹书	鲍照	(80)
北山移文	孔稚珪	(82)
月赋	谢庄	(84)
丽人赋	沈约	(85)
恨赋	江淹	(86)
别赋	江淹	(88)
与陈伯之书	丘迟	(90)
答谢中书书	陶弘景	(92)
三峡	郦道元	(93)
孟门山	郦道元	(94)
与宋元思书	吴均	(95)
与顾章书	吴均	(96)
采莲赋	萧纲	(97)
答张缵谢示集书	萧纲	(98)
采莲赋	萧绎	(99)
荡妇秋思赋	萧绎	(100)
夜亭度雁赋	陈叔宝	(101)
题江总所撰孙瑒墓志铭后四十字	陈叔宝	(102)
与阳休之书	祖鸿勋	(103)
《哀江南赋》序	庾信	(104)

目

枯树赋	庾信	(105)
小园赋	庾信	(106)
春赋	庾信	(108)
至仁山铭	庾信	(109)
醉乡记	王绩	(110)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骆宾王	(111)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王勃	(112)
送宗判官归滑台序	任华	(114)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王维	(115)
与韩荆州书	李白	(116)
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李白	(117)
吊古战场文	李华	(118)
右溪记	元结	(120)
秋夜小洞庭离宴序	苏源明	(121)
仙掌铭并序	独孤及	(122)
杂说(四)	韩愈	(124)
师说	韩愈	(125)
进学解	韩愈	(126)
送穷文	韩愈	(128)
送孟东野序	韩愈	(130)
祭十二郎文	韩愈	(132)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	(134)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韩愈	(135)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愈	(136)
陋室铭	刘禹锡	(137)
庐山草堂记	白居易	(138)
三游洞序	白居易	(140)
《荔枝图》序	白居易	(141)
成皋铭	吕温	(142)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143)
愚溪诗序	柳宗元	(144)
捕蛇者说	柳宗元	(145)
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宗元	(146)
钴鉤潭记	柳宗元	(147)
钴鉤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	(148)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	(149)
袁家渴记	柳宗元	(150)
石渠记	柳宗元	(151)

录

石涧记	柳宗元	(152)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	(153)
游黄溪记	柳宗元	(154)
黄鹤楼记	阎伯理	(155)
《顾况诗集》序	皇甫湜	(156)
长安雪下望月记	舒元舆	(157)
阿房宫赋	杜牧	(158)
李贺小传	李商隐	(160)
野庙碑并诗	陆龟蒙	(161)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王禹偁	(162)
岳阳楼记	范仲淹	(163)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164)
蚕说	宋庠	(165)
送杨真序	欧阳修	(166)
《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	(167)
醉翁亭记	欧阳修	(168)
秋声赋	欧阳修	(169)
泂冈阡表	欧阳修	(170)
六一居士传	欧阳修	(172)
沧浪亭记	苏舜钦	(173)
爱莲说	周敦颐	(174)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175)
留侯论	苏轼	(176)
日喻	苏轼	(177)
喜雨亭记	苏轼	(178)
凌虚台记	苏轼	(179)
超然台记	苏轼	(180)
放鹤亭记	苏轼	(181)
灵壁张氏园亭记	苏轼	(182)
石钟山记	苏轼	(183)
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	苏轼	(184)
记游定惠院	苏轼	(186)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	(187)
书上元夜游	苏轼	(188)
前赤壁赋	苏轼	(189)
后赤壁赋	苏轼	(190)
韩幹画马赞	苏轼	(191)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192)

目

武昌九曲亭记	苏辙	(193)
《东京梦华录》序	孟元老	(194)
《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	(196)
新城游北山记	晁补之	(199)
五岳祠盟记	岳飞	(200)
稼轩记	洪迈	(201)
峨眉山行纪	范成大	(202)
游东林山水记	王质	(204)
百丈山记	朱熹	(205)
斗鸡	周去非	(206)
观潮	周密	(207)
西湖游赏	周密	(208)
《指南录》后序	文天祥	(210)
登西台恸哭记	谢翱	(212)
送秦中诸人引	元好问	(213)
大龙湫记	李孝光	(214)
桃花涧修楔诗序	宋濂	(216)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	(218)
阅江楼记	宋濂	(219)
卖柑者言	刘基	(220)
松风阁记(一)	刘基	(221)
松风阁记(二)	刘基	(222)
书博鸡者事	高启	(223)
游东山记	杨士奇	(224)
游龙门记	薛瑄	(226)
《吴山图》记	归有光	(228)
寒花葬志	归有光	(229)
先妣事略	归有光	(230)
项脊轩志	归有光	(232)
任光禄竹溪记	唐顺之	(233)
报刘一丈书	宗臣	(234)
龙湖	袁宗道	(236)
极乐寺纪游	袁宗道	(237)
虎丘记	袁宏道	(238)
满井游记	袁宏道	(239)
西湖(一)	袁宏道	(240)
西湖(二)	袁宏道	(241)
浣花溪记	钟惺	(242)

录

夏梅说	钟 惺	(244)
小洋	王思任	(245)
游黄山日记(后)	徐宏祖	(246)
再游乌龙潭记	谭元春	(248)
水尽头	刘 侗	(249)
柳敬亭说书	张 岱	(250)
西湖七月半	张 岱	(251)
湖心亭看雪	张 岱	(252)
《寓山注》序	祁彪佳	(253)
倪云林画论	吴从先	(256)
五人墓碑记	张 溥	(258)
避风岩记	张明弼	(260)
芙蕖	李 渔	(262)
马伶传	侯方域	(263)
李姬传	侯方域	(264)
就亭记	施闰章	(266)
芋老人传	周 容	(267)
戴文进传	毛先舒	(268)
口技	林嗣环	(269)
大铁椎传	魏 禧	(270)
鸟说	戴名世	(271)
左忠毅公逸事	方 苞	(272)
游三游洞记	刘大櫟	(274)
为学一首示子侄	彭端淑	(275)
梅花岭记	全祖望	(276)
祭妹文	袁 枚	(278)
《鸣机夜课图》记	蒋士铨	(280)
弈喻	钱大昕	(282)
岳飞	毕 沅	(283)
登泰山记	姚 鼐	(284)
游媚笔泉记	姚 鼐	(286)
游翠微峰记(一)	恽 敬	(287)
游翠微峰记(二)	恽 敬	(288)
病梅馆记	龚自珍	(289)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龚自珍	(290)
说钓	吴敏树	(292)



曹刿论战

——《左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叙写与论议的奇妙配合，在一场以寡击众的胜利战事中，推出了一位多么鲜明的民间统帅形象：

大敌压境，自请见君，“肉食者鄙”的惊人吐语，使曹刿的出场卓然超群！见君问战，以尽心于民的大义，一扫“小惠”、“小信”之浮辞，愈见得曹刿识见之深刻。

战事的指挥，妙在只作“未可”、“可矣”的简短决断；再加几笔“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神态勾勒，那成算在胸、挥斥自如的风神，已跃然纸上。

然后在旗旌辉照的逐敌背景上，侃论克敌制胜的精义，不仅疑云顿消，为全文留下耐人回味的余意，而且在曹刿的刻画上又颊上添毫，使之光照全军，谈笑屹立于字里行间了。

(潘啸龙)



黄全昌



王野翔

苏秦以连横说秦

——《战国策》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

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飭，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

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悞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屨，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纊，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筐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

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搏街，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本篇之行文盖有三奇：

一曰说辞张敛之奇。始说秦王失败，铺张、征引，几近百语；后说赵王成功，却只用“抵掌而谈”四字状其情景。一张一敛，正是苏秦由心高气浮，向从容自信变化的绝妙写照。

二曰论议烘托之奇。前叙苏秦落拓，不忘勾勒其“羸滕屣屣”、“面目犁黑”之态。这种肖像描摹，在先秦已属首创。后叙苏秦发迹，忽又以议论铺排入笔，将“一人用而天下从”的业绩，烘托得如此辉煌，实为人物表现中闻所未闻之奇格。

三曰世态映衬之奇。苏秦败归，特以“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写其所受冷落；挂相后路过洛阳，又以父母郊迎、“嫂蛇行匍伏”而拜，状其所受尊崇。世态之炎凉，以亲人之前倨后卑映衬，可谓妙极！由此见苏秦之看重“势位富贵”，愈觉可叹可悲。

(潘啸龙)



池沙鸿

文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

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冯谖署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愠于忧，而性忤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正日。孟尝君顾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



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前文以弹铗三歌，极写冯谖之寒酸、贪求，读者于讪笑中自还有谐趣横生。后文以“狡兔三窟”，突现其识见、奇能，又顿令读者肃然动容。

前抑后扬的跌宕行文，借助于出人意料的情节展开，使冯谖形象的显现，带有了石破天惊的奇效。再加上左右“笑”、“恶”的烘托，孟尝君“怪之”、“不悦”的映衬，真“能使冯公须眉，浮动纸上，沦落之士，遂尔顿增气色”！

须知奇杰之士，本非“不食人间烟火”；千里之骥，又岂可以凡马相待？由此看孟尝君之厚遇冯谖，虽非出于有意，但他的容人之量，也毕竟不俗。

(潘啸龙)



長缺歸來平食無魚
李覺寫





阮礼荣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邹忌修八尺有馀，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我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

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以家庭“比美”的受骗体验现身说法，揭出齐王治国中的受蔽之理，谏说之充满情趣，当令满朝文武忍俊不禁。又因为善于将心比心，无咄咄逼人之气，有启人自悟之诚，谏说之能被齐王痛快接受，也正在情理之中。

邹忌的谏思之妙，正当得起《古文观止》编者之妙评：“千古臣谄君蔽，兴亡关头，从闺房小语破之，快哉！”

但倘若邹忌沉醉于妻、妾、客人之吹捧，反迁怒于徐公、铜镜，显露的真相，情况又将怎样？是亦足令千古君臣深思矣！

（潘啸龙）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郤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

挟重器多也。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一次“老妇必唾其面”的盛气戒备，在“日食饮得无衰乎”的问安中倏然消解；一场关乎社稷安危的谏争，化成“太后笑曰”的亲切攀谈。

变化之微妙，似乎全赖谏说

之技巧。殊不知融化太后心中坚冰的，恰正是老臣那将心比心的一片真诚！

然而，倘若只论情感，则太后之爱子依然只能是养尊处优的溺爱。触龙之高人一筹者，又在于就近取譬，从太后对燕后的真爱中，将其爱心，提升到了及早让子女立业安邦的新境界。

于是老态龙钟的触龙，刹那间显现了目光深远的政治家气度，而一时糊涂的太后，也顿时带有了后来“问齐使”的赵威后风采。最妙的是，触龙的说辞无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太后自己却急着催促为爱子“约车”了。

（潘啸龙）

